

养兔记

鲁北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看到邻居家的小哥哥在自家院子里养着一窝兔子，白白的毛，长长的耳朵，红红的眼睛，一蹦一蹦的，活泼可爱。我就央求父亲到集市上买回来两只，我养着。

养兔子需要有兔舍。在买回兔子之前，我必须建好兔舍。建兔舍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夜里睡不着，老考虑这件事。

兔舍一般分里外间。里间，给兔子乘凉、御寒；外间，供兔子吃草、活动。父母忙活地里的庄稼，早出晚归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疼，不管我这些事。

那年春上，我找来砖头，拿来瓦刀，和好泥，在院里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，开始建兔舍。我先在地上划一个长方形框架，沿着划好的线，在上面一层层垒砖，约垒了十二层砖，就不再垒了。接下来，把从西河沟找来的几根胳膊粗的木根搭在上面，用泥稍稍固定，再在上面铺上秫秸栅子，然后铺上一层泥，就算封顶了。在前面三四层高的地方，留一个门洞，让兔子悠然自得地出出进进。外面也垒差不多大小的池子，大约七八层砖高，盖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织的铁丝网，还要在铁丝网上开一个小空，用铁丝编一个小门。那些野菜呀、野草呀，可以通过这个小门，送到兔子嘴边。这样，兔子在外间吃菜、吃草、晒太阳，在里间睡觉、做梦。

那时年龄小，盖这么两间兔舍，断断续续用了三四天的工夫，不亚于父亲建一栋高大宽敞的房子。

兔舍建好了，父亲去集市把小兔买回来了。兔子的繁殖能力很强，一个多月就能生一窝兔宝宝，而且一下子生很多，少则七八只、多则十来只，甚至更多。这样不几个月，我们家的兔子越来越多，以至兔满为患。

于是，我又按照原来的标准、模式，继续建兔舍。一下子扩大到了六间。

兔子少的时候，当母兔发情，就拽着兔子的两个耳朵，拿到邻居小哥哥家，把传宗接代的重任交给人家的种兔。自家养的兔子中，也有强壮的公兔子，但彼此都有血缘关系，属

近亲，不得交配。可是兔子多了，老去麻烦邻居也不好意思。索性在邻居家买回一只强壮的公兔，让它成为众多母兔的男神。种兔有特殊待遇，要单独在一间兔舍里饲养。除给它野菜、野草外，还加一些豆饼、花生饼和鱼粉等，好让它有力气繁衍后代。

兔子们很爱干净，在兔舍里，它们会在固定地点拉屎尿尿。为了兔子的健康，我会及时打扫它们的粪便。

母兔在生产前一天，会在胸部和脚侧的位置拔一些毛，建一个暖融融的小窝，给小兔子宝宝保温。

兔子也会生病。主要疾病是脚皮炎，俗称烂爪子病。病兔脚底毛脱落，皮肤红肿破溃，形成硬痂，而且面积不断扩大，血液也慢慢向外渗透，病兔经常四肢轮换踏地呈舞蹈状，若不及时治疗，病兔将慢慢消瘦下去，直至死亡。

当时，兔子得了这种病，我急得团团转。去找邻居家小哥哥讨教有什么好办法，小哥哥说可以用煤油或柴油给兔子洗爪子。我偷偷把点灯用的煤油倒出来一点，按小哥哥说的做了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后来买到一种叫凡士林的药膏，给兔子涂在爪子上，效果十分明显，从此就不怕兔子得烂爪子病了。

兔子的生长速度并不快，大半年才能长大。那时收购站收购兔子有标准，不到三斤半不要。兔子长足了重，卖到收购站，五毛钱一斤，三斤半卖一块七毛五分钱。也有四斤多的，很少。

那些年卖兔子得来的钱，整的给父母，留下三块五块的，我买文具、作业本、小画书，还买其他喜欢的东西。那时兜里有个块儿八角的零花钱，沉甸甸的，觉得自己特别富有。

卖了兔子，有了钱，也买穿的。印象特别深的是，那一年我花十二块钱买了七尺涤卡布，找人做了一件褂子，穿了很多年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特别痴迷陆战棋，就用卖兔子攒下的钱，去门市部买了一副陆战棋。西邻的小伙伴也喜欢陆战棋，放学后，我俩顾不上回家，在别人家废弃的一个猪圈里杀将起来。不知不觉天黑下来，听到母亲呼喊，我装作听不见。等到黑灯瞎火了才回家吃饭。为这，没少挨母亲的数落。

我们村有一个人，论街坊辈分我喊他叔，他长我十几岁，下军旗全村有名，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一个周末，天上下着绵绵秋雨，他无法稼穡，就到我家串门，想要两只兔子回家养着。正巧我与西邻小伙伴在下军旗，我连战连胜。他观战了几局之后，提出与我对阵。我说，不敢。他说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我就和他对阵起来。结果连战三局，他满盘皆输。他竖起拇指对我父亲说，后生可畏。我拱手说，岂敢岂敢！我想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也有夜走麦城的时候。

那些年，兔子是快乐的，我也是快乐的。兔子陪伴着我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



绽放 李昊天 摄

梅城寻梅

徐霁旻

我身居的这个小城，号曰梅城。

对于梅，我情有独钟。很小的时候，姐姐教我唱过《红梅赞》。于是幼小的心灵里，梅的概念就深深扎下了根，亦使我对梅产生了神圣的仰慕之情。因为姐姐说，梅就是江姐，江姐是女英雄。后来，我就认为雷锋、焦裕禄、杨子荣等许多英雄人物都是梅。参加工作后，没有生活琐事，时间充裕，一直思索与寻访着梅。大街小巷是鳞次栉比的店铺，马路两边是荫翳蔽日的法梧，自然是寻不到梅的。我就专挑老街与小巷，然而，也没寻着梅的踪影。

我又想到，通常画家作画要实地写生，那么画家应该晓得梅之所在。我便找到家住梅河新村的文化馆退休老画家，他画了一生的梅。听说刘思魁市长访问日本时，就是带着他画的梅作为礼品送给客人的。他告诉我，梅在他的画上，一两枝，三五点，六七朵，八九笔。这便是梅，墨梅。最后，老先生一捋长髯，笑道：“你要是真的找梅呀，不妨到桐城的老梅街去，那里都是梅。”

我又去找过一位书法家。这位年过花甲的先生，正在临池挥毫，书的是陈毅元帅的《梅岭三章》。他知我来意，颌首微笑：“梅，在我的笔上。要多少写多少。”书毕，索性补上了“书于梅花城”的尾款，还嵌上了足有寸半见方的朱红大印，文曰“梅城居士”。

后来，我又去城南拜访一对耄耋之年的诗坛伉俪。老翁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安徽大学教授，工诗词，精格律。老妪则是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大师马其昶之后，1930年代即毕业于复旦大学，时为省文史馆馆员。她与著名诗人舒芜老先生、居住台湾的张英的九世孙女张漱茵女士，均是表兄妹关系。老两口子一个有《诗词津梁》，一个有《中华诗词大全》，均在港台出版发行，还合著了诗词集《琴瑟集》。我与他们谈梅。老翁慢条斯理地送我一张竖格八行笺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漱茵表妹

刚从台湾寄来一联，说是台北市闻名的锦江大酒店公开悬联征对，以此引来了天下无数佳联，同时也带来了红红火火的生意。”老两口子即以梅相对。那出联曰“锦江花似锦，锦上添花”。其对联曰“梅城雪如梅，梅边踏雪”。我说“对得好”。老妪说：“对是对上了，但算不得绝对。‘锦上添花’是成语，而‘梅边踏雪’不是成语，只是‘踏雪寻梅’成语典故的变通运用。为求字面的工整对仗，只能勉强应合。”对于两位老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我为之感动良久。

次年腊月，我从老城区搬到城郊的皖光苑。搬家是很难为人的事，忙乎了好多天，终于安顿得有点像。一天凌晨，我迎着瑟瑟北风，去领略皖光苑园林的风光。隐约间闻到一阵阵淡淡的清香。我扫视一番，发现古塔旁竟有一片梅园。大红的，粉红的，桃红的，淡红的，水红的；紫的，深紫的；绿的，墨绿的；黄的，鹅黄的；白的……我的心里立刻沸腾起来，脑海里不禁回想起儿时姐姐教过我的《红梅赞》来。我轻轻地哼着“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……”，悄然走进了梅花丛中。眼前的梅花，有盛开的，有含苞待放的，有小骨朵儿的……虽然眼下的梅园还不太壮观，但却使我感到一阵惊喜、一阵欢欣、一阵慰藉。因为，我终于在我居住的梅城第一次见到了梅。

漫步在梅园之中、梅树之间，双手轻轻抚弄着梅枝、梅蕾、梅花、梅蕊。我想，那与梅结缘一生的老画家，那待在书斋里书梅写梅的书法家，还有那对勤耕不已的学界耄耋，他们不就是这个梅城的“梅”么？诚然，目前梅园的梅为数不多，就像他们这样的人暂也不多一样。但我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的发展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，精神文明的升华，时过不久，梅肯定会越来越多，而渐渐成为梅林、梅海，梅城也会成为真正的梅花之城……

